



费德里科·费里尼

# 纪念费德里科·费里尼诞辰百年：

## 打开费里尼

□黑择明

了“流动的壁画”，壁画的主题是颓废、糜烂、堕落。他们从夜晚百无聊赖地漫步到凌晨，空虚、欲求不满、绝望始终缠绕着他们——这非常像镜头带我们在古堡里观看大型壁画。当然这不仅仅因为费里尼自己说过“这不仅仅是油画，还是壁画”。之所以是壁画，首先是因为有“壁”，那就是意大利的经典建筑和断壁残垣。其次便是“流动”：依赖情节推动的娱乐片难以带给我们“流动的绘画”的感受。产生这种感受的，是电影画面带给我们的某种独特气氛。当我们在看壁画的时候，画面其实是静止的，但我们却依然能够读出其中的故事性，因为优秀的画作会有一种独特的气息，这种气息是活的，是流动的，它超越凝固的瞬间。费里尼电影，尤其具有新现实主义之后作品的一大特点，就是建立在这种流动的气息带给人们的感受上，而不是故事情节上。换句话说，重要的是画面与画面之间的语法、逻辑关系。这种“壁画感”也同样体现在《八部半》中。

作为“壁画”，《八部半》和《甜蜜的生活》有个独特的地方：它们是黑白的。但这正好能看出一个年轻导演的天才。了解国画的人都知道，黑白绝非简单的黑白二色，而是如同调色板一般丰富。擅长利用黑白胶片做减法的导演很多，例如帕夫利科夫斯基的《修女艾达》和《冷战》，如今也有很多年轻导演利用黑白的简约感提升作品的“高级感”和“艺术感”，但能用黑白影像做“加法”的可谓凤毛麟角。《甜蜜的生活》可谓黑白的浓墨重彩，不妨设想一下，假如它转换为彩色胶片，就会过于浓烈夺目，如今的魅力将大打折扣。所以费里尼才说，除非对色彩的表现运用有十足的把握，才会去拍彩色电影。费里尼电影彩色的壁画最突出的要算《萨特里孔》（又译为《爱情神话》）。这部电影改编自古罗马作家、尼禄的宠臣帕特罗尼乌斯的小说，虽然通常我们会被这部影片的大胆、暴力和某些不可描述的镜头所吸引，但它依然是一部我们难以下咽的电影。费里尼将原来的通俗故事进行了升格，使之成为现代性隐喻的杰作，其中提出的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和我们的“症候”关系密切（想想他对世界顶级资本家，例如希腊船王的大胆指涉）。我们可以用观看壁画的模式进入这部影片。我们之所以能产生观看壁画的感觉，是因为费里尼喜欢模糊虚与实、现实与梦境的边界，通常他的图像像是摄影棚的制景，又像是实景。《萨特里孔》既像是在尼禄时代的古罗马山海间的漫游，又像是个庞大的舞台剧。现代艺术手段的点、线、块、面巧妙地与古希腊罗马艺术的线条结合起来；从视觉上看，导演对色彩的把控、所有人物的化妆、服装都不是那么“干净”，他们真的好像是从斑驳剥落的壁画上走下来的。一直到影片结束，几个主要人物又回到了断井颓垣上，真正成了壁画。这时候我们不免疑惑：原来这都是流动的壁画！

当然还有《罗马风情画》，拍得好像大型的、逐渐剥落的壁画。但是这部电影更难以下咽。

### 进击的女巨人

关于费里尼的见解中有一条似乎是共识，好像他偏爱丰乳肥臀的女人。可是，他的夫人朱丽叶塔·马西纳又怎么解释呢？她明明是一个拥有小男孩一般身材的女性。那又怎么解释他各种自传中的童年记忆里，那些胸部丰满，骑着自行车，臀部因而更加挺翘的阿姨？用他笃信的荣格精神分析理论，这难道不正是他性幻想的投射？但是我们不要忘了，他还说过这些童年记忆、故乡风土人情其实都是他的虚构而已，但又是真实的，是“真实的谎言”。不过其实我们连他这一点声明都不能相信。毕竟他是最彻底的打通梦与现实的导演之一。对丰乳肥臀的爱好，经常会被解读为物化女性、对女性的贬低等等。费里尼电影中多处对于女性的描述，似乎对此有所印证。《甜蜜的生活》中最后的一场狂欢，无论是脱衣舞还是里卡多（他常常被解读为费里尼本尊）把女人当马骑，对她进行令人无法接受的言语和行为的羞辱，似乎更证实了他的不可救药。

但真的如此吗？难道这些女性肉体的丰满不是被夸张放大了吗？以大明星索菲亚·罗兰为例，在德·西卡的电影里她无需表演性感，但观众会觉得她就是性感本身；但在费里尼的电影中，比如《阿玛柯德》中，她需要表演性感，要放大性感，这反而让人觉得有点违和感了——因为她的身材毕竟没有那么夸张。对肉体，尤其是带有性的意味的夸张与强调，在费里尼电影中主要承担文艺复兴式的狂欢化的功能，它本身就是一种夸张、怪诞的修辞，例如《八部半》中的莎拉姬娜。在费里尼电影中有多少狂欢，就有多少夸张的胸部和臀部。通常它们伴随着脏话、詈骂，形成一种怪诞的讽刺喜剧效果。讽刺的对象是谁呢？当然不是这些女性，而是她们对比映衬出来的反面：那些刻板、干瘪、萎靡，失去了对鲜活的生命感知力的人。他们是《八部半》里由一些干瘪的老太太扮演的神职人员；他们是《三艳嬉春》中费里尼拍摄的《安东尼奥博士的诱惑》里的道德卫道士马佐洛，他每晚驱车到公园，只是为了向在暗处幽会的情侣扔石头，他疯狂地阻挡一个巨幅牛奶广告牌的树立，因为广告里的美女过于丰满性感，和牛奶之间建立的联想让他觉得海淫海盗。他不惜和周围所有的人决裂，并向广告牌扔墨水瓶；某夜他来继续破坏时，美女竟然从广告牌上走了下来，那是个真正的“大”美女，是个进击的女巨人，女版的庞大固埃，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他的虚伪和渺小。

进击的女巨人总会在费里尼的电影中不经意出现。《卡萨诺瓦》是一部不容忽视的费里尼杰作。这个故事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，导演把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大情圣卡萨诺瓦的传奇经历从“爱情万岁”改写成了一个“爱情失败”的故事。自信在女人身上战无不胜的卡萨诺瓦最后不再相信爱情，他的归宿是仿真娃娃——这个故事讲得如此辛辣、深刻、现代，各种“机器人之恋”的当代电影在它面前黯然失色。故事中有个重要的配角，是一个流浪马戏团里的身高两米的女巨人，她的庞大与神秘吸引了准备自杀的卡萨诺瓦，救他免于死，同时她的强壮又摧毁了很多男人的自信：她轻易地打败了各种来挑战的男人，包括卡萨诺瓦。但镜头一转，我们又随着卡萨诺瓦的窥探，看到这个女巨人的柔软，看到她与两个侏儒在木桶里泡澡，但那不是色情的，而是带有一种母性。它直接勾连起《八部半》里母亲给儿子洗澡的一幕。

依然需要说明的是，费里尼电影里的女性形象是非常丰富、多元、有层次感的，但那个巨大的、大母神一般的形象是她们共同的底色。

### 私语

声音，在费里尼电影里是一个重要的演员。这里说的不是费里尼的好友、意大利作曲家尼诺·罗塔为他写的那些那些标志性的电影配乐，时至今日一听到他的音乐，就感觉小丑的队列要出场了。这里说的声音，是费里尼电影标志性的窃窃私语，我们不能将其等同于“画外音”。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费里尼不可知论或宗教体系中的一个“精灵”，或是他后期热衷于研究的“灵媒”，它的作用在于打通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关系。费里尼是荣格的忠实信徒。我们都知道，荣格用于心理疗愈的曼陀罗起源于密宗，并且从中汲取了若干营养，但它与密宗的目的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荣格曼陀罗对于自性的强调，用意象表达内在的情绪或无意识中的“原型”。荣格疗法通过曼陀罗启动无意识的自信的原型，并由此转化自我，获得内在的凝聚与整合，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心理完整甚至神圣的感觉。这种神秘感受正是发挥疗愈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费里尼电影的窃窃私语，就是无意识中的神秘感受。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被放大的幻听，将它看作费里尼世界观的一部分才更恰当。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我们自己的“内在声音”。循着内在声音，我们跟随他的主人公打破时空的禁锢，来到童年或其他的时空。私语起于何时？起于我们内在的精神危机，起于我们苦苦寻觅，也难以觅得生活中很多问题的答案。

虽然费德里科·费里尼的名字在国内网站上经常被列入世界电影圣殿的“三驾马车”之一，但他的“灵晕”却远远小于伯格曼和塔科夫斯基，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的光圈似乎越来越小，甚至出现了很多对他的质疑和反对。今年是费里尼诞辰百年，在网络似乎也没有引起太大动静——其实对于一个上世纪50年代就享誉世界的导演来说，100年太短——他去世太早了点，要知道东木老爷子已经90多岁了还在拍戏，每一部新作都能引起话题，而费里尼似乎已经是有些遥远的回声了。另一个奇特的地方在于，费里尼其实只拍了二十几部影片，绝对不算高产，却给我们留下了著作等身、迷宫一般的模糊印象；与此同时，和其他殿堂级大师相比，费里尼的图书在国内出版的并不算少（包括他手绘的大画册《梦书》），却难以引起更大的关注，这又是为何？

难道真的像有人认为的那样，费里尼是一个被高估的大师？前期背叛了新现实主义，后期陷入自我重复和碎碎念，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伟大？

和这个时代被市场细化分类的电影不同，上个世纪那些伟大的电影通常看很多遍后，还会感到充满新意，好像完全刷新了我们第一次看它的印象。但如今的情况是，我们通常无法吞像《八部半》这样的电影。我们无法理解、排斥那些我们看不懂的影像，殊不知在费里尼电影中并没有什么“任性”的成分。问题在于我们的打开方式：我们换一个视角，就会惊喜地发现，原来费里尼电影不光“好看”，更是一个精神和文化的宝库。

### 壁画

现在，像看画展一样，去看费里尼的电影吧——不是像打开中国画的卷轴，而是如同浏览意大利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——可以从任何一个段落开始，也可以连续不断，从黑夜走到天明。这时候，我们就能判断喜欢用长镜头的艺术家本来面目了，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虚张声势，还是真的需要这么做。

费里尼是为电影而生的艺术家，长镜头是他最顺手的工具，还有比长镜头更好地去带我们观看“壁画”的手段吗？《甜蜜的生活》正是由各种“壁画”组成的。我们并不是好像走进了乌菲齐美术馆，而是好像进了一个教堂或古堡后，又钻进去另一个，一幅幅壁画非常自然地展现在眼前。宗萨仁波切说自己的电影是“流动的唐卡”，那么费里尼的电影就是流动的壁画。这部伟大的杰作有两处“流动的壁画”难以令人忘怀。一处是马塞洛·马斯楚安尼扮演的记者里卡多和美国女明星午夜的逃逸，最后以在罗马著名的许愿池“湿身”的画面构成了经典壁画（今年意大利纪念费里尼百年活动中，出现了很多这一幕的涂鸦，也算作一种“壁画”），到破晓时分，这种暂时的美好以女明星丈夫的一记耳光终结；另一处则是里卡多和瑞典女模特一起搭车去某古堡，贵族和名流的众生相，古堡里的气氛和这些人共同形成



费里尼与妻子朱丽叶塔·马西纳

毛尖的《夜短梦长》让我想到人生的大道理：夜长梦多。只有看多了电影，才会多做些梦，正如弗洛伊德说，艺术家大多在做白日梦。“夜短梦长”，其实说的是现实和幻想的“剪刀差”。你可能只睡了两个小时，倒梦见了半辈子。电影的作用，大抵如此。在书中，毛尖就像一个说书人，用宋元话本的口头创作，“诱敌深入”。

毛尖对于罪案题材的看法，就带着些许并不严肃的哀悼。正如庄子在鼓盆而歌，庆祝死亡的无意义一样。她对老式谋杀的衰落，大侦探推理再无用处之地，也表现出“幸灾乐祸”。这让人想起硬汉侦探大师钱德勒那篇有名的牢骚文章《简约的谋杀之道》。毛尖意在说明旧江湖、老杀手过气，新丛林诞生，正是戳中了“简约”二字。简约，意味谋杀没那么多假模假式，不要扭扭捏捏，逆向设计什么万无一失的迷局，那就像一个明知走法，还去搭讪小姑娘问路的傻货。临时起意，随性而至，说崩就崩，如果有了套路，就像给野性戴上了套儿。电影《双重赔偿》里的情节，“几乎只是凶杀的前菜，不过，正是因为菜鸟杀人，才躲过了老法师的火眼金睛”。

美国电影《火车大劫案》的结尾一枪

## 电影外的解套人

□俞耕耘

更是悬疑，就像“老大哥”正在看着你，这老大哥到底是警还是匪，电影没交待，是否想说明“道德相对”、“人性暧昧”？他所瞄准的真是无名观众吗？或许也不是，这一枪可能真正想击碎所有“不可见的在场者”——审判的力量。正如毛尖所言，“凶手自己行凶，自己揭露自己，而在这个世界上，惟一能把他们绳之以法的，不是法律，不是道德，也不是良心，是他们自己。”如果放在“当代语境”，或许又该换种说法：把凶手绳之以法的是监控，是DNA、是大数据，技术侦察能把古典、现代题材通通埋葬。

书中评论的电影，如果重组对位看，还会有不一样的对冲，这种反差或许是电影史里一个永恒主题：有多强的道德感，相反就有多少不讲道德的“蛇蝎故事”。英国电影《仁心与冠冕》是对罪恶的欢乐研究，是调侃也是消解。一个想袭得贵族头衔的路易斯，需要干掉家族里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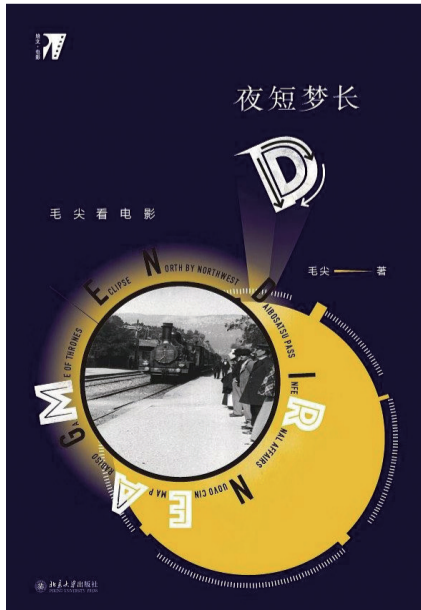
个顺位继承人，才能顺理成章。从一开始诡计的笨拙无用，到最后开挂式的接连得手，“他是男神版的理查三世，不沾血的麦克白，低温的拜伦，女人爱他，男人帮他”。这个不讲道德的故事，有编剧给他烧高香，祝他成功。相反，《将军号》中，上帝之手是助推主人公的天真和勇敢的，火车司机强尼总是能笨拙地穿越危险，一种自然的“天罚”总能击垮敌人。

《只要你上了火车》一文其实是种有趣的“装置性影评”，正如装置艺术一样，毛尖先要来空间设定，然后把角色装载进去挨个分析具体效果。火车作为叙事空间，有奇妙的功能，如果套用福柯的说法，这绝对是个“异托邦”。在这里，总会有些现实里不太出现的不常规情形，什么谋杀、恐怖、调情应有尽有，因为火车这种空间，既封闭又流动，陌生人也能变成半生不熟，相遇也可随时告别，能发生些什么也可会后无期，一拍两散。这种理

想的作案与暧昧之所，正如毛尖分析希区柯克的“铁轨法则”，是对相交平行不停切换关系的隐喻。

美国电影《火车上的陌生人》（又名《火车怪客》）表面看说的是“交换谋杀”的主题，其实却是精神分析报告，包含了弗洛伊德的所有元素：压抑、焦虑、弑父等等。布鲁诺为何要杀盖伊的妻子，明显有取而代之的僭越欲望。盖伊对同性布鲁诺缠绕的焦虑，是对一个窥视者、窥视者和告密者的不安。毛尖把两个男性的狭昵视为一种共谋，布鲁诺是盖伊的邪念分身，又别有趣味，不止孙悟空有六耳猕猴的黑影，我们都有。作者试图说明，对电影人物进行道德分析，是刻薄的，也近于无效徒劳。因为电影有更高的原则、美学与历史意义的达成。

当毛尖分析男人和火时，我还以为她写的是电影里的“五行”，不过这也确实算得上恒常不朽的元素了。“火是电



男孩变为男人，离不开火与床。火是冲动激情，纯真动荡，床是对男人的归来召唤，就像一种收容与安置。毛尖对三部影片的互文分析，深入成了“丛林之河”。《伴我同行》的四位少年放弃了英雄梦，成长正是意识到无法弥补和无能为力的时刻。《道通骑士》里三个前卫拉风的“骑士”被人们视为异己力量，因为自由竟然是种威胁。

在青春始片——公路片里总有一种狂乱力量，看上去日常肤浅，混乱虚无。就像凯鲁亚克的垮掉，有革命但也不知为了什么，自由可能漫无目的，它就是用来消耗的。费里尼的《阿玛柯德》则用婚床的隐喻，让男人的一生得以回望。上床的男人才能得到抚慰，各种失意、失序和潦倒一笔勾销，无能为力却也干净，换来了忠贞道德。在我看来，毛尖的文字总有浪荡的纯真，荒野的文雅，她在揶揄时硬不起心肠，不冷不热的描述，也掩不住温情。在《夜短梦长》里，她既设扣儿，又解套，让人怀疑她就是导演的“同谋”，只不过后来又当了“告密者”，把那些密钥递给我们。当毛尖的读者是幸运的。那种兴奋，就像看到了别人递来的小纸条。有可能是答案，有可能是告白。